

從歐中由親轉疏的變遷看台歐關係的發展

顏建發

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

摘要

歐盟與中國的長程戰略始於 1995。中國在 2004 年對歐盟的貿易首度超越其對日本或美國。2005 起，中國快速崛起而伴隨著歐盟經濟的衰退後，歐中關係也在質變，由甜轉酸；2007 年後歐盟遭逢金融與經濟的危機之襲擊，陷入經濟停滯的泥淖。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歐盟明顯向美國傾斜。不過，歐中彼此都是大國，威脅與機會雜陳交錯；在大國外交的利害考量下，即便有挫折，雙方也會設法尋求改善與修補。台灣是小國，又脫離不了中國的壓力，也脫離不了歐中既有的戰略框架的限定，今後如何善用歐盟當下經貿衰退、內部對中國在機會與風險、合作與矛盾的不一致，尋求台灣最佳介入的策略點。

關鍵詞： 歐中關係、2007 年歐盟金融與經濟危機、中國崛起、台歐關係

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出現一超多強的格局。這種戰略空隙，無疑地提供了中國與歐盟之間的發展空間，歐中之間曾有一段蜜月期，然而，自 2005 起，中國快速崛起而伴隨著歐盟經濟的衰退後，歐中關係也在質變，由甜轉酸，以迄於今。這樣的關係，自然也為官方關係受限的台歐關係的開展帶來了較多的實質機會。本文從歷史的角度探索過去這個二十幾年歐中關係的起落，從而指出台歐關係發展的可能空間。

壹、歐中夥伴關係的建立

歐盟執委會最早有關於歐盟與中國的長程戰略始於 1995，稱之為『歐中關係的長期政策』。1998 年歐盟提出『與中國建立全面性的伙伴關係』。2003 則出版了一份〈成熟的伙伴關係：歐中關係的共同利益與挑戰〉的政策報告，同年 12 月，歐盟通過「安全策略報告」，視中國為主要的戰略夥伴之一。歐中雙方同意在反恐、反大量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環境變遷、洗錢、集團犯罪、以及販毒等全球性議題上合作。而中國方面，也首次發表了一份〈論歐盟政策報告〉。雙邊又透過對話發展政治、經濟與人民間的關係，一直朝著合作與協調的互賴關係健康地前進（Friends of Europe, 2016）。

2004 年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首度超越其對日本或美國：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額達 1,772 億美元，中國與美國 1,699 億美元，而中國與日本則 1,678 億美元。儘管歐盟在中國的投資仍不如日本與美國在中國者，但其投資的總值卻可以與美日媲美，也就是說投資規模平均較大。歐洲人比較願意在中國投資高附加價值的案子，包括汽車、通訊和醫藥。2005 年後，中國已成為歐盟第二大的貿易夥伴；歐盟則超過美國與日本，成為中國首要的貿易夥伴。自 2005 年起到現在貿易的增加意味著中國成為歐洲的主要利益之所在，尤其中國可提供低成本的製成品與半製成品。

在現實政治上，中國欲與歐盟這種有影響力的區域強權維持友善關係，當美國進軍伊拉克時，歐中之間更形成一種與美日同盟對抗的連繫。然而即便如此，中國領導層仍對於歐洲人「西化」與「演變」，充滿戒心。歐洲對中國在普世價值議題上的批評也從來沒有少過。

貳、歐中關係開始趨冷

在 2005 年，中國與歐盟建交 30 周年，向「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推進。但，同一年也就是布希第二任期的開始之後，美歐關係獲得改善。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歐盟明顯向美國傾斜。以德法兩國為代表，歐洲對中關係出現種種摩擦甚至衝突。德國表現出領導層與中國關係若即若離的態度，知識界和新聞界也在價值觀上嚴厲批判中國。在 2005 年，中歐呈現的是：經熱政冷。

歐洲在 2007 年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近 1,600 億歐元，佔歐盟整體外貿赤字的 86%。2007 年 6 月 12 日中歐高級貿易對話 6 月 12 日在布魯塞爾舉行。但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 (Peter Mandelson) 和中國當時的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對貿易赤字問題產生嚴重分歧。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警告說，如果中國未能補償日益不平衡的歐中貿易關係，那麼中國就將面臨歐盟的一個「不耐煩和憤怒」的反彈。中國商務部則評論道，歐盟的評估報告不客觀。部分基於此因，中國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一直在追求獲得歐盟對市場地位 (Market Economy Status)，而歐中經貿固然密切，但歐盟一直不願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中國為此十分不滿，畢竟歐洲早 2002 年 11 月 7 日與 2005 年 12 月 1 日已分別給了俄羅斯與烏克蘭，這兩國的市場經濟仍遠遠不如中國。但 15 年過了，至 2017 年，歐盟還一直很曖昧 (Friends of Europe, 2016)。

誠然，二十一世紀初期，歐盟與中國皆被視為崛起的強權。而除了是經貿強權外，歐盟也一直想建立自己成爲一個政治強權，但 2007 年後歐盟遭逢金融與經濟的危機之襲擊，雖然危機已過，但歐盟仍陷入經濟停滯的泥淖 (Friends of Europe, 2016)。

參、歐洲的對中策略出現內部分歧

在 2008 年 12 月第 5 屆歐中企業峰會前夕，北京因法國總統薩科齊堅持與達賴會面，而決定推遲。法國也予以回應，宣布取消同時舉辦的第 5 屆

歐中經濟峰會。不過，對於法國宣布取消同時舉辦的第 5 屆歐中經濟峰會，歐洲經貿界卻也有不同聲音，遭致若干批評。德國商界因此要求政界應注意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敏感性。歐盟駐華商會也表示，在世界金融海嘯肆虐當頭，世界經濟嚴重衰退之際，取消歐中經濟峰會等於是放棄了一個機會。不過，也有歐洲領袖視中國經濟成長為對歐洲利益的侵佔，「中國威脅論」在歐洲乃不脛而走。

2008 年底到 2009 年中國與歐盟衝突頻頻，從中歐會取消，到中國押後定購空中巴士，再到中國不理歐盟、美國交涉，處決被控為台灣充當間諜、曾旅居奧地利的科學家伍維漢，雙方關係陷入低谷。但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於 2008 年 11 月 21 日在北京會見歐洲客人時卻表示：「目前，中歐關係步入了最活躍、最富有成果的時期。」(蘋果日報，2008)。這與他常說的「說軟話，幹硬事」，也就是說，做一套，說一套的風格，有神似之處。

2009 年 1 月 30 日溫家寶訪歐途中表示，中國對歐盟的外貿順差已經超過 200 億美元，中國並不需要過大的順差，而是需要保持外貿的基本平衡，但中國要從歐盟進口並不易，歐洲一些國家對中國還在實行高科技產品的禁運，還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肆、中國對歐影響力的上升

2009 年 10 月中旬習近平訪問歐洲。這是他上任後首次到訪西方世界。此時正值希臘債務問題暴露之際。愛爾蘭、葡萄牙、義大利和西班牙也開始出現了融資困難，國債收益率居高不下。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希望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新興經濟體能夠助其一臂之力。而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和外匯儲備大國，自然被歐洲賦予高度的期待。習近平在與五國領導人會見會談以及和五國工商界人士廣泛接觸與交流中，明確表達了，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以及願與歐洲攜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積極信號，並呼籲與各國務實合作、擴大貿易規模、拓寬深化與完善雙方之合作。自 2011 年始，歐盟對中國貿易逆差呈現下降趨勢，不過，下降幅度不大，貿易逆差均維持在 1,300 億歐元左右。

2012年2月18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對愛爾蘭進行正式訪問前夕曾表示，中國不贊成唱空或者做空歐洲，相信歐洲能夠解決主權債務問題，實現經濟復蘇和增長。習近平強調，中國堅持把對歐關係作為外交戰略的優先方向之一，並說中國還將繼續以自己的方式支援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解決歐債問題所作的努力（大陸新聞中心，2012）。

2012年4月26日，溫家寶總理於華沙宣佈，中國將給予中東歐國家100億美元的專項信貸額度，用以支持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事實顯示，中國也確實不負歐洲的重望，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中方不斷施以援手。只不過，對於中方的救助，歐方則抱怨，中國口惠而實不至。歐盟對中國貿易的逆差，已導致「中國經濟威脅論」的甚囂塵上，而甚至出現歐盟對中國採取反傾銷與反補貼的懲罰措施。這種所謂的「雙反」是前所未有的。

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2012年繼第二季度環比萎縮0.2%後，第三季度歐元區17國經濟再度出現0.1%的下滑。歐元區經濟陷入「二次衰退」，同時失業率上升到了11.7%的歷史最高點。德國總理梅克爾認為，危機最壞的時刻已過之說，為時尚早，歐元區仍要面臨著數年的痛苦改革、緩慢增長和高失業率的折磨。由於歐盟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債務危機使得歐中經濟關係面臨轉變：經濟低迷和削減公共支出，使得歐盟作為中國最大市場的地位下降。

根據中國海關最新的統計數據，2012年1-11月中國出口總量增幅7.3%，但對歐出口卻下降了7.0%，一升一降，對比鮮明。然而貿易量雖然降低，但由於歐盟國家的政府財政緊縮和金融機構流動性不足，對外來投資有持續需求，又經濟不景氣導致收購或投資成本相對低廉，因而歐盟作為中國的投資國的地位乃跟著上升。只不過，當時中國在歐洲的企業主要從事服務業，尤其是低知識密集型的業務領域，如批發貿易、食品飲料和零售業，絕大多數中國企業還處於國際擴張的初級階段。此外，由於歐盟國家內部經濟遲緩，中國乃成為歐盟企業利潤成長的來源。

伍、歐洲對中政策內部分裂的擴大

2012 年 7 月以德國太陽能業者 SolarWorld 為首的歐盟太陽能工業發展聯盟（ProSun）提出對中國大陸低價傾銷的反傾銷調查，並建議對中國太陽能晶圓與模組產品，課徵 120% 反傾銷稅及太陽能電池產品 80% 反傾銷稅（吳柏寬、蘇志林，2012）。歐盟於 9 月接受反傾銷申請。2013 歐盟指控中國大陸太陽能面板發展迅速，以低於成本 88% 的市場價格傾銷太陽能面板，已壟斷 80% 的歐洲市場，嚴重衝擊歐洲本土業者，影響歐洲本土產業 2 萬 5 千個就業機會，甚至造成全球產能過剩，導致供過於求的危機。歐盟宣布對來自中國的太陽能板徵收平均 47% 的保護性關稅，生效日期定為 6 月 6 日。

法國是歐盟制裁中國太陽能面板的主要支持者，然法國此舉引發歐盟內部激烈政治角力。法國總統歐蘭德為爭取其他各國支持制裁中國，特別呼籲歐盟立即召開全體會議，以便統一口徑對中國採取強硬貿易立場，義大利也隨即表示支持歐盟的制裁決定。不過歐盟另外兩巨頭－德國與英國則表示反對。德國總理梅克爾之前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會面時，公開表示反對雙方進行貿易戰，德國政府告訴歐盟執委會，針對中國「採取懲罰性關稅是錯誤的」。英國同樣不願意成為中國貿易報復對象，其貿易部官員已對歐盟做法表示譴責（無作者，n.d.）。直至 7 月 27 日，歐盟與中國就太陽能板貿易爭端達成友好解決方案（郭彩萍，2014）。

2014 年 1 月份歐盟 28 國對中國實際投入金額 4.82 億美元，比 2013 年同期下降 41.25%（郭彩萍，2014）。從中國商務部的統計資料來看，2014 年歐盟 28 國中，只有德國、奧地利、愛爾蘭、斯洛伐克這四個國家的對中貿易處於順差狀態。對中貿易逆差的擴大和持續激發了歐盟國家政府和民眾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而主張加大對中國產品貿易救濟和貿易補貼的調查力度，並通過設置更加複雜、更加苛刻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中國產品進入歐盟市場（李罡，2015）。

2015 年中國經濟開始變緩，達到 6.9% 的新低（潘寅茹，2015）。2015 年恰逢中國與歐盟建交 40 周年，過去幾年中國企業對歐的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呈現出井噴式增長，以 98.48 億美元的成績創下歷史新高，歐洲已成為最

吸引中國投資的目的地之一。另一方面，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也引起了歐洲從政界到商界的廣泛興趣，包括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歐洲的「容克計畫」(Junker Plan)之間的對接。「容克計畫」是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2014年11月提出的。該計畫旨在重振歐盟經濟的歐盟投資計畫，其實施途徑是通過新設立總額210億歐元的歐洲戰略投資基金，在2015至2017年間釋出來自私營部門約3,150億歐元的投資。

陸、歐洲對中焦慮感的上升

2016年的年度中國的經濟報告中，總理李克強指出中國無法管控的債務擴散以及經濟轉型的困擾。在此情況下，歐盟和中國之間遭遇到的挑戰，實需要更多的合作，但當歐盟發現雙邊合作對中國遠比對歐盟更有利時，歐盟所感受到的壓力就更多。歐盟原來比中國更有優勢，不管在經濟發展、對中國投資、更先進的科技、正面的社會發展上，皆遠強於中國，但中國經濟崛起後，卻改變了這種關係的性質。當中國成為歐盟第二大出口市場後，歐盟開始注意其與中國雙邊貿易的「失」而非「得」。這個關切也外溢到其對歐洲勞動市場的衝擊，尤其是，一些因中國傾銷而倒閉的工廠以及增加的失業人口。雖然歐盟與中國在政治關係上的發展不如經貿關係的發展，在最近幾年雙方在安全、國防與中東及北非議題上已建立了不少的對話機制，在非傳統安全與氣候變遷上也有了更深的合作關係，但總體而言，中國仍是歐盟的挑戰而非機會 (Friends of Europe, 2016)。

歐盟最近幾年已和亞洲不少的國家強化經貿合作，包括與南韓、越南、新加坡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與馬來西亞、泰國與東協洽商自由貿易協定。今(2017)年7月6日，歐盟和日本之間經濟夥伴協議(EPA)，完成談判，EPA將廢除逾95%項目的關稅，歐日可望成為占全球經貿三成的龐大經濟圈，兩者國內生產總值(GDP)合計達28.4%，貿易總額合計36.8%，目前細節仍須花費幾個月時間談判，而最終協議可望在今年底完成，預計最快2019年正式生效。歐洲貿易的移轉效應，不可避免將對中國出口造成排擠。

安全上，歐盟也轉趨積極，已向東協表達參加東亞峰會的意願，且以

安全的提供者自許 (Friends of Europe, 2016)。由於作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歐盟的貿易需假南海而往來歐洲與東亞之間，因此，自由航行是很重要的關懷。2013 年歐盟即主張，南海爭議涉入國應遵循聯合國海洋公約，並尋求和平與合作的解決出路。而在南海議題上，歐盟雖聲言中立，但終究知易行難 (Friends of Europe, 2016)。

情勢的發展越來越不利於歐中關係。歐盟執委會、歐盟各國和歐洲議會 10 月 3 日達成協議，將對所有 WTO (世界貿易組織) 會員國相同待遇，不再區分「市場經濟」或「非市場經濟」地位。同時，根據歐盟限制大量廉價商品進口的反傾銷貿易新規則，將對普遍涉及「市場扭曲」國家彙整調查報告，目前被特別注意到的僅有中國進口貨品；歐盟現行 32 件貿易調查案中，22 件涉及中國進口產品 (楊芙宜, 2017)。

不僅如此，近幾年來，歐盟也開始規畫一些措施對付那些具有政治動機而影響歐盟的戰略利益的外國投資，範圍領域包括國防、運輸基礎建設、關鍵與尖端的科技以及置經濟繁榮於危險的項目，而中國是常被提及的國家。一個典型的狀況是：歐洲的某個公司接受中國政府的基金，接著，中國買下該公司，而最終達成對歐盟市場的戰略滲透。為了支應這種的戰略滲透，歐盟擬訂了措施，擋住那些只是基於為了處置產能過剩動機的公司；例如，歐洲正在鋼鐵領域控訴中國低價大量傾銷，而對象包括立足於歐盟的外商子公司。規畫中的建議案也提議：歐盟成員國的政府仍擁有對那些業已審批過的公司擁有同意或否決的權力 (Guarascio, 2017)。

中國「一帶一路」的溢出效應，也迫使歐盟工業集團提出反制。德國西門子 (Siemens) 與法國阿爾斯通 (Alstom) 不久前已宣布將旗下軌道部門合併，成立新公司 Siemens-Alstom。法國政府發言人說：「有中國這樣的龐大對手，催生歐洲巨擘絕對必要。」「中國用自己的市場養技術，再低價去國外搶標，打的是國家戰」；中國以一帶一路為號召，捧著資金和技術到東南亞、非洲建設運輸系統，還提供低利貸款，而阿爾斯通主要市場在中東、非洲、印度及南美，西門子主要市場在美國、中國及俄羅斯，均不免受到影響 (羅倩宜, 2017)。

此外，在非經濟議題上，歐洲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認為經過

啓蒙運動發展起來的西方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價值觀，具有普世性。過去由於歐盟擁有強大的經貿實力，其自許在國際上扮演著柔性強權（soft power）或是規範性強權（normative power）的角色，也就是站在道德高位，提倡進步的價值與規範，而不將「利益」當作歐盟對外行動的唯一目的，它更且要以說服和協商取代武力威脅也就是所謂的「以德服人」（鍾志明，2013）。而無疑地，這些價值讓歐中關係存在著根本上的矛盾，難以根除。不僅如此，至今中歐之間還有兩個發展的障礙，即：歐盟始終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以及歐盟不願解除對中國武器禁售。前者，根據世貿組織的規則，中國將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後者則仍遙遙無期。

歐盟雖是一個整體，在對外政策上卻是鬆散而無力的，實權仍落在英法德三國會員國。一個最典型被季辛吉所問到的是：「假如要對歐洲說話，電話應該打給誰？」（Korelas, n.d.）形式上，自然是歐盟理事會主席或歐盟外交事務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但一般中方或其它國家卻不認為，而會打給德國總理或法國總統。在解決歐債，德國是最有實力與意願投入的國家。德國在歐洲的地位是非常獨特的，它是歐洲經濟最強大的國家，但它沒有足夠的政治地位。它不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即使在歐洲，法國恐怕也不希望德國取得領袖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尋找有實力但政治上相對謙卑的德國，應該會較符合中國的利益。有一段時期，中國的專業評論也多半認為：由於中國和德國兩個擁有良好財政記錄以及貿易順差的經濟大國，可共同承擔全球危機的責任，也應強化兩國關係的緊密程度（無作者，2012）。換言之，中國未來經略歐盟的策略點應在於與德國的交往與合作。

但顯然，德中的蜜月關係已漸漸出現了酸味。今年 8 月 30 日，德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嘉布瑞爾（Sigmar Gabriel）公開呼籲中國不要嘗試分裂歐洲，應該要遵循「一個歐洲」政策。他要求歐洲要團結起來，並對中國採取共同策略。如果沒有這樣子做，也許中國就能成功分化歐洲。他說，「不能只是要求我們（歐洲國家）遵循一個中國政策，中國應該也要遵循一個歐洲政策，而不是嘗試分裂我們。」（《自由時報》，2017）不過，這種酸味也可能透露歐盟的困境而非優勢。實情是，美國將重點轉向亞洲後，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英國脫歐後，人口不斷萎縮的歐洲勢將受到很大的

威脅。同時，中國的一帶一路已藉由所謂的「16+1」架構逐步將中、東歐納入其經貿發展軌道。2016 年一些歐盟國家不希望歐盟在南海議題上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即顯示那些國家不想得罪中國的念頭 (Poggetti, 2017)。

關鍵在於，美國總統川普並不將多邊主義當作美國外交的中心要素。當 6 月 1 日川普決定美國退出『巴黎氣候變遷協議』，引來歐洲各國領導人的質疑與譴責 (Menegazzi, 2017)。然而，歐盟與中國商貿關係日益緊密。6 月 2 日，歐盟首席貿易官員馬姆斯特羅姆 (Cecilia Malmstrom) 公開呼籲中國維持一個依循世貿規則的多元經貿體系之領導角色。而在英國脫歐之後，歐盟是否還足以撐住其規範性強權，已出現質疑聲；而未來其與中國的交手，民主、法治與人權等優先性恐將不敵經濟務實 (Menegazzi, 2017)。

柒、台歐關係的發展

回顧過去二十幾個年頭，歐中關係的興衰起伏其實見證了中國的崛起，如何由歐洲的「機會」轉變到歐洲的「威脅」的過程。相對來說，台灣與歐盟的關係一直在平穩中前進，我們可以由三方面的發展看出一個梗概：

一、經貿議題上

歐洲經貿辦事處於 6 月 27 日發布〈2017 年歐盟台灣雙邊關係概況〉，2016 年台灣與歐盟間的雙邊貨品貿易額達 457 億歐元，再創歷史新高，較前一年提升 3.9%，台灣現為歐盟在全球的第 19 大貿易夥伴。其中，歐盟對台灣的貨品出口額達 196 億歐元，進口額為 261 億歐元。台灣現為歐盟在全球的第 19 大貿易夥伴，第 13 大進口來源及 23 大出口市場。投資方面，歐盟仍是台灣累積最多的外資投資來源，額度占台灣外資直接投資存量的 27.9%；台灣對歐盟投資則相對低迷，僅佔台灣全球直接投資存量的 2.4%。除此之外，歐洲經貿辦事處表示，2016 年歐盟執委會、歐盟會員國與產學界等專家訪台熱絡，計有歐盟創新週、台歐營業秘密研討會、台歐綠色貿易高峰論壇、綠色嘉年華等重要的經貿交流活動。此外，歐盟來台學生人數較前一年增加 5.8%，交換生與學位生比例均顯著增加，顯示台灣高等教

育對歐洲學生的吸引力有上昇的趨勢（呂伊萱，2017）。

二、人權議題上

今（2017）年1月24日，歐洲經貿辦事處、司法院、法務部與多個歐洲駐台單位合辦「2017年台歐人權交流計畫」，並在立法院舉行座談會，就司法實務及修法建議進行交流。其中，觸及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的討論。歐洲人權法院前庭長羅倫岑（Peer Lorenzen）表示，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卻自願邀請國際人權專家來審查人權狀況，「這相當獨特」。他並表示，台灣社會過去四年人權狀況的確有改善，但他也提醒台灣不應因此自滿，因為還是有待改善（呂伊萱，2017）。

三、外交議題上

在兩岸議題上，歐盟長期以來鼓勵兩岸進行有建設性對話、支持台海問題應以和平方式解決的態度，一直沒有改變。歐盟對台海採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強烈反對使用武力、鼓勵務實的解決方法及建立信心的措施、支持對話、支持持續與台灣強而有力的經貿關係等等主張，對台灣而言是強有力的道德支持。不過，在統獨議題上，台灣不大可能期待歐洲超出既有界線在主權議題上挺台灣。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過程中，歐洲的態度便透露出歐洲人在普世價值議題上的「務實」處理之道。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普第蒙特（Carles Puigdemont）說，當他們受到西班牙部隊鎮壓而期待歐盟伸出援手時，歐盟卻選擇默然，背之而去。歐盟的態度是，這是西班牙的內政問題，他們尊重既有法律（Stothard & Khan, 2017）。

捌、結語

由上面的論述可得知，無疑地，經濟一直是歐中關係變遷的主軸：雙方關係起於1990年下半，臻於2005，繼而開始走下；而經濟關係的惡化也逐漸帶來了非經濟領域的進一步摩擦。而上述的規律也伴隨而來歐盟自身

體質與氣勢的盛與衰；2008 年底，歐盟的對中政策在有關是風險或是機會的主張上，出現了內部的分歧，尤其是法國傾向風險，德國傾向機會，而政府傾向風險，商界傾向機會。而在氣勢上，歐中關係的主從態勢也開始逆轉，由其在歐債危機之後，中國對歐洲的影響力也逐漸上升，而反之，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力在下降。2012 年，「中國經濟威脅論」逐漸甚囂塵上，而歐盟對中國的經貿開始出現明顯的防衛心理，甚至出現前所未有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的懲罰措施。而與中國和亞太鄰國關係轉惡幾乎是同時，2012 下半年開始，歐盟對中國興起了保護主義的浪潮。2014 年的資料顯示，歐盟 28 國中，只有德國、奧地利、愛爾蘭、斯洛伐克等 4 個國家在對中貿易上處於順差狀態。異於過去二十幾年的前半段，總體上中國已開始成為歐盟發展的威脅甚於是機會。

總體來說，歐中彼此都是大國，威脅與機會雜陳交錯；在大國外交的利害考量下，即便是有挫折，雙方也會設法尋求改善與修補。台灣是小國，又脫離不了中國的壓力，也脫離不了歐中既有的戰略框架的限定，今後如何善用歐盟當下經貿衰退、內部對中國在機會與風險、以及合作與矛盾的不一致，尋求台灣最佳介入的策略點，是很值得再進一步深入思考與探索的課題。

參考文獻

- 大陸新聞中心，「大陸不贊成唱空或做空歐洲 習近平：歐盟有能力解決債務」，2012年4月20日，(<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20420/40794>) (2017/10/18)。
- 吳柏寬、蘇志林，2012。〈歐盟業者要求對中國太陽能產品課徵高額反傾銷稅〉《台灣WTO中心》(https://www.twcsi.org.tw/trade_detail.php?lid=1436) (2017/10/18)。
- 呂伊萱，2017。〈台灣歐盟雙邊貿易再創新高 去年達 457 億歐元〉《自由時報》6月28日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2114048>) (2017/10/18)。
- 李罡，2015。〈德法領導人密集訪華背後 中歐貿易摩擦不斷〉《經濟網》11月4日 (<http://www.ceweekly.cn/2015/1104/131472.shtml>) (2017/10/18)。
- 郭彩萍，2014。〈1月歐盟對華投資下降4成，商務部：原因有待分析〉《中國經濟網》2月18日 (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402/18/t20140218_2324551.shtml) (2017/10/18)。
- 鍾志明，2013。〈分合的款式 身披歐盟大衣的歐洲〉《經典》175期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13830>) (2017/10/12)。
- 楊芙宜，2017。〈歐盟貿易調查 32 案 22 件中國進口〉《自由電子報》10月7日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141551>) (2017/10/18)。
- 《自由時報》，2017。〈一個歐洲」讓中國震驚 網友讚：德國高級酸〉9月2日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181440>) (2017/10/18)。
- 潘寅茹，2015。〈中歐關係「四十不惑」，期待更多高含金量合作〉《經濟網》11月9日 (<http://www.ceweekly.cn/2015/1109/131883.shtml>) (2017/10/18)。
- 羅倩宜，2017。〈德國西門子與法國阿爾斯通旗下軌道部門將合併〉《自由時報》，10月2日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paper/1139977>) (2017/10/18)。
- 無作者，2012。〈默克爾訪華：中國光伏是否有救？〉9月1日 (http://teec.eefocus.com/article/12-08/3405801346408270.html?sort=2010_2011_2018_0) (2017/10/17)。
- 李平，2008。〈習近平錯估中歐關係還是中國內政不穩？〉《蘋果日報》1月30日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08/11/30/747393_print.html) (2018/8/14)。
- Friends of Europe. 2016. “What Next for the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http://www.friendsofeurope.org/global-europe/what-next-for-the-eu-china-strategic-partnership>) (2017/10/17)
- Guarascio, Francesco. 2017. “EU Plans Measures to Block Foreign Takeovers Of Strategic Firms” Reuters, March 10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eu-trade/eu-plans-measures-to-block-foreign-takeovers-of-strategic-firms-idUSKBN16H1DZ>)

(2017/10/18)

Korelas, Petros. n.d. “Kissinger’s Phone Call to a President of Europe: “Who Do I Call, If I Want to Call Europe?” (http://www.academia.edu/26262466/Kissingers_phone_call_Who_do_I_call_if_I_want_to_call_Europe) (2017/10/18)

Menegazzi, Silvia. 2017. “EU-China Relations in the Trump Era.” East Asia Forum, 22 July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7/07/22/eu-china-relations-in-the-trump-era/>) (2017/10/17)

Poggetti, Lucrezia. 2017. “One China – One Europ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s Remarks Irk Beijing.” Diplomat, September 9 (<http://thediplomat.com/2017/09/one-china-one-europe-german-foreign-ministers-remarks-irk-beijing/>) (2017/10/18)

Stothard, Michael, and Mehreen Khan. 2017. “Catalonia Falls on Deaf EU Ears.”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9 (<https://www.ft.com/content/b66b024e-a4e6-11e7-9e4f-7f5e6a7c98a2?mhq5j=e5>) (2017/10/18)

The Prospects of Taiwan-EU Relations in view of the Estranged EU-China Relations

Jiann-Fa Y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en Hsin University, Zhongli, Taoyuan, TAIWAN*

Abstract

The EU and China have started their long-range strategic engagement ever since 1995. In 2004, China's trade with the EU surpassed that of Japan or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05, following the rapid rise of China and the economic reces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EU-China relationship has also undergone a qualitative change, turning from sweet to sour. After the EU'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2007, it fell into a muddy econom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China rising, the EU has obviously leaned toward the US. However, in view of EU-China relations,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are mixed;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rests involved, even if there are setbacks, both parties will seek to improve or repair them. Taiwan, as a small state, cannot get rid of pressure from China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EU-China strategic framework. Taiwan has to learn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opportunities and evade risks innate in EU-China relations, and thus developing a best strategy to cope with them.

Keywords: EU-China relations, EU'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2007, China rising, Taiwan-EU relations